

当代13家 文学作品选

刘犁 鲍尚贵 主编



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3 家 文学作品选

刘犁 鲍尚贵 主编



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当代十三家文学作品选

刘 犁 鲍尚贵 主编

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九龙中央邮局 71466 信箱)

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75 印张 16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62-440-064-4

定价:港币 25.00 元 人民币 25.00 元

目 录

谢万和卷	(1)
顾晓东卷	(19)
陈建一卷	(37)
马奎卷	(51)
何国圃卷	(73)
李景峰卷	(92)
秦国恩卷	(110)
林建中卷	(127)
鲍尚贵卷	(147)
李林卷	(165)
东方晴川卷	(180)
李振棠卷	(193)
黄春宇卷	(215)

谢万和卷



谢万和，江西省信丰县人。十五下乡，十八从教，民师出身，五十转正，现为县第四小学教师。命运多舛，人生坎坷，三十五年乡龄铸就一腔老表情怀，蹉跎岁月磨练的是平民筋骨，犁耙稼穡樵斫采脂拉车教书的人生未修炼成精却成了五味瓶。青年起尝试剧本诗文，习作偶被采用，有的撞入国家及香港地方集子。嗜好群书，过目则忘，仓促于生计，无暇细嚼慢咽。攒集学文履印付梓，聊慰平生爱好文学之愿，更作引玉之砖以乞教于有相同志趣的朋友们。

乡 曲

农舍中寂寂的，
笑语都去了蓝天下飞翔，
留一伙雏鸡在树荫下
啄湿漉漉的筛碎了的阳光。

三月的风摇动着心旌，

责任田析出了七彩的光谱：
瓜垄嫩绿，稻秧青葱，
菜地蝶舞，果园蜂鸣。

布谷鸟还是叫了几声，
腼腆的调子里含几分踟蹰。
它怀疑自己
今年是否看错了节气。

绿意在春阳里嗦嗦地长，
阡陌上叠满了牛蹄的邮戳，
是给七月寄去的喜讯吗？

说着说着
茶农笑了，
笑得像一朵带露的茶花。

采茶女

你张翕的柔指，
在采春。
绿了笑靥，绿了腰肢，
你是一株移动的茶树。
含着冬的期待，
荡漾春的情愫。
化为一杯杯热腾腾的涟漪，
甘美地滋润着千家万户。

OK, 金龙山

坡回路转，
梦萦魂縈，
那就是金龙山么？
展现在我面前的你，
竟这般使人倾倒！
你果然是一条金龙哟：
金黄的鳞甲遒劲的爪，
墨绿的龙袍多自豪。
峦岿连绵，
定是你舞起的波涛。

茶农

茶农把一撮新茶
投进壶口，
茶壶便说起话来了。
说凛冽的冬，
说温暖的春，
说多彩的初夏。

千百年蛰伏，
蕴蓄着无穷的富饶。
趁改革开放的劲风，
你抖擞出万顷春潮。

蜂舞禽鸣鸟啁啾，
鱼嬉水中天，

恋歌环山绕。

陶令东篱漫舒袖：

谁言桃源难寻找？

绿盈沟，花满坡，

馨香随风飘，

大圣几度立云头：

“嘿嘿，俺老孙旧居多窈窕！”

果林丛中，

一面面明镜似瑶池荡漾，

立体生态亮出喜人新招。

王母欲设天宫宴，

斑斓的果品任她挑！

OK，金龙山！

留连今日更向往明朝，

“入世”良辰你分外妖娆。

你向世界舒展雄姿，

世界张臂把你拥抱。

仰望你，虎山

1962年9月下放虎山，

1997年2月回城工作。谨

以此诗献给我生活了三十五
年的第二故乡。

老虎不是你的特产，
可谁把你叫做虎山？

雄踞在三县的边界，
撒一片嶙峋和陡昂。

白云游过来了，
说你贫穷；

雀儿造访过了，
道你清淡。

浮光掠影的评说自有几分主
观，

走马观花你能见到深山的风
凰？

虎山啊，撩开你羞涩的面纱
吧，

让世人向你投去惊异的目
光。

山脊上尺把长的凹痕，
是仙人踏陷的脚印；

悬崖边幽幽的石穴，

分明是仙人住过的洞房。

善良智慧的山民，
总有那许多美好的愿望。
一座地图上难得露面的山丘，

被赋予如许的神奇和浪漫。

“征服高峰者万岁！”
谁的手笔在崖上留下劲苍？
“打支山歌过条坡……”
俗而无邪的乡音，
飘过来诱人的芬芳。

每年都有些人在这登端午和
重阳，
他们不为凭吊也不插茱萸避
灾难。
攀上那海拔 1015.7 米的制
高点，
俯瞰千万顷远古造山运动时
留下的凝固波浪。

临走，总爱掬一捧山泉水，
洗去疲劳，清清歌噪，

再摘一串杨梅果挖几株蓼凋
竹

或是随手采几把野菊花吧，
你会毫不遗憾地在梦中将它
品尝。

哦，这地图上找不着的山丘

啊，
你的标高刻在人们的心上。

“全封区”
——林区入口处碑牌书题

恢复你的家族——
蓝羽雉、麂仔，
蟋蟀、灰兔……
振兴你的群落——
红杉、青松，
毛栗、山榉……
无知曾施够了淫威，
人类领教了大自然的惩处——
山体滑坡，水源枯竭，
沙漠正吞噬绿色的版图……

山林，曾呵护了我们的祖先，

山林，曾为几千年文明哺乳。把山里的新鲜话题，
谁再践踏人类的摇篮，告诉平原，告诉长河。
就无颜面对先祖。

细雨呵细雨

“全封区”——
这是《森林法》精妙的缩写；
“全封区”——
这标志着我们终已醒悟。

生你的，是云；
送你的，是风；
迎你的，是大地。

在这里，阳光
如五十万年前一样恬静，
溪水，弹跳着晶莹的珍珠。

不迷恋天国的缥缈，
不痴情长空의 缠纠，
山川田土才是你亲近的归

小溪

宿。

一百年这样流，
一千年这样流，
小溪啊，
唱着一支古老的歌。

无声无息飘下来，
山青了，河宽了，
田绿了，人醉了……

唱到转弯处，
鹅卵石激起碎雪似的花朵；
流进深潭里，
悄悄话说得这样温柔。

禾穗慨叹你的献身，
鱼虾铭记你的恩泽，
人间因你而生生不息。

杜鹃，你莫啼

几个漩涡，几声珍重，
撂不下的牵挂回旋在村口！
昼夜如斯不停留，

你莫啼，你莫啼，

你失去了什么，
我们定伴你寻觅。

你莫啼，你莫啼，
你需要什么，
我们定与你一起努力。

冷雨在你的啼声中化作艳阳，
大地在你的啼声中换了新衣，
泉水在你的啼声中汇入小溪。

你莫啼，你莫啼，
擦净血痕我们一同欢喜，
让习习春风把你的羽毛梳理。

你莫啼，你莫啼，
搏击蓝天，我们凌风比翼，
快把几缕残云驱向遥远的天际。

我羡慕的那棵野山茶

我羡慕的那棵野山茶，
长在村后不显眼的山崖。
岁岁献一树铃铛般的硕果，
接着又绽一树素洁的茶花。

是厌恶暴洪的冲刷，
扰乱你正常的生涯？
才选择这稍宁静的所在，
安下了虽自在却寂寞的家。

无人问津你的增枝分桠，
偶尔有鸟雀传几句山下的趣话。
寒露风悄悄吹过，
你便迈开了迎春的步伐。

我羡慕的那棵野山茶啊，
十年风雨已锁进历史的峡谷。
让我采下你满树的籽实，
遍栽我院前屋后的篱笆。

腊 梅

何须择坦地沃园，
你遍布崖畔寺角。

岁月扭曲了你的枝干，
年轻轻显得这般苍老。

百花在寒风中睡去，
冰天里，你火爆炸地燃烧。

春，在山坳里与冰雪厮杀，
你，挺胸在危巅播发胜利公
报。

献给新春的第一份礼物，
就是熬过严冬的坦然微笑。

茶 叶

经过了一番番搓挤烘烤，
我的身子变得这般瘦小。

卷皱了网脉，心并不枯焦，

仍将青春的绿紧紧拥抱。

一杯水仍可复原初始的容
貌：

味还那样甘，色还那样姣。

鹅不食草

是谁给你取了
这样一个俗气的名号？
轻蔑里
还带着几份讥嘲。

你自信自己生存的价值，
不屈地衍生在沟边、地角。
李时珍们不嫌弃你的身世，
终于把你写进了《本草》。

高贵的红芍、紫兰，
只配做看守窗台的盆景。
而你却带着十足野气，
治愈了几多鼻塞感冒。

仍旧默默地生长吧，
不自卑也不要自傲。

开创一方绿盈盈的天地，
也斜那势利的蝶骚蜂扰。

颂 笋

笋，我该颂你什么？
颂你日长一米的速度，
还是你的粉嫩和脆酥？

最钦佩啊，是你
在严冬里孕育着胚珠，
在春风里拱破了硬土。

倘若不是对阳光的信念，
大地能林立如许的修竹？

幼 芽

一粒种子破土了，
子叶上还带着残冬的痕迹。
它不屑地瞟了自己一眼，
就挣脱了扰人的记忆。

春天啊，多么美丽，
点缀春色的正是我们自己。

溶进这五彩缤纷之中吧，
春风洋溢着诱人的气息。

幼芽欢快地舒动双肩，
把手臂伸向无垠的天际。

蝴 蝶

蝴蝶呵，你真是！

撩拨春光的，是你；
贪婪春光的，是你；
践踏春光的，也是你！

花开时，你出来恭维一番；
雪降时，你藏在哪儿？
用什么向大地交待？

——装花汁的大肚子，
抑或是乔装的粉翼？

游荡荡的一生，
留给人们什么启迪？

蝴蝶呵，你真是！

石 像

有耳，没有耳膜；
有眼，没有瞳孔；

有鼻，没有嗅觉细胞。

通体冰冷，
嘴巴永远缄默，
却挂着不凋的微笑。

整整几个世纪作思考状，
风霜侵蚀了它的衣襟，
青苔爬满了它的双脚。

文物专家反复为它拍照，
它一气不吭，
不知谦逊还是骄傲。

枯木

山坡枯木，
不知遭劫在哪个年头。
有的斜挂，
有的横卧。

一束春风驰来，
杜鹃亮开歌喉。
山长高了几尺，
地变绿了许多。

枯木也在春风中思索，
不朽的心震得山岳颤抖：
一厢楹梁志，
就这样毁于一场野火？

莫道它叶凋花落，
思绪正掠过嶙峋的坡壑。
看吧，看吧，
木耳、香菇正把春光点播。

世态万相各垂朽，
枯荣死活漫评说——
你看那缠树爬高的藤蔓，
你看那身贴大地的枯木！

春风

——献给为人民事业默默
奋斗终生的平凡伟人们

来也静静，
去也静静，
没有显赫的声势，
轻轻吻过万户千门。

柳絮是她的身姿，
绿草是她的履痕，
百花是她的笑靥，
潭水是她的人。
——从不自诩，
自然却映出她的神韵。

她悄悄地去了，
——说不清是哪一天早晨。
留给万山一片葱茏，
留给大地一片芳馨，
留给人们金色的希望，
还有那湛蓝湛蓝的天空。

端午咏龙舟

今古哪条船的航期，
能与你相比——
从公元前的绵绵痛楚中，
直划出了二十几个世纪；
世上什么船的航程，
可与你并提——
从汨罗江的滔滔哀怨中，
划遍神州的江河湖溪。

一代一代炎黄后裔，
不相信灵均就这样远去：
《离骚》开创的风韵，
还等诗人来检阅阵容；
《天问》的句句质询，
是三闾大夫上下求索的命题。

何须苦苦寻觅，
诗人早已返回故里：
拳拳的爱国兴邦之心，
已化作十三亿枚
步调一致的猎猎旌旗。

仍用那支古朴的桨，
痴情地划，
不屈不挠地划：
划清黄河的浑浊，
划平长江的滟滟，
划短海峡的距离！

哈雷彗星

你这浪迹天涯的游子，
拖着疲惫的步履，

正从远方归来。

艰辛的苦旅，
漫长的风尘，
不断浓聚你对故乡的思怀。

你正从远方归来，
哦！太阳风摇动你瑰丽的彗
尾，
哦！地球正伸出巨臂为你喝
彩。

我想远方可是诡谲的世界？
只有靠近我们的太阳，
才会得到盛情的迎接。

太阳是慈爱的母亲，
地球是同宗的弟兄，
请把这两句话，
雕进你的彗核。

让我们都牢记这座右铭吧，
无论在宇宙的哪个角落，
无论在未来的哪个时刻。

月全食

月亮是狡奸多变的天妖
——有时隐身，
有时露边，
有时全裸，
有时半掩。

太阳和地球组成宇宙法庭，
银河系终于迎来这庄严的一
天。

你瞧，这窃名盗誉的东西，
原来就这般溜溜黑，滚滚圆。

星星都乐了，
统统绽开了笑脸。

冰 期

第四纪冰期哟，
绵延了多少个世纪？
风雪在宇宙间肆虐，
要毁灭这绿色的球体。

从北极到南极，
偌大世界尽被冰雪遮蔽。
风暴凌厉，冰川横行，
太阳竟这样苍白无力！

大地啊，母亲！
即使在这样的地史时期，
你仍没有停止呼吸，
抱定一个信念耿耿绕日旋
转，
给几经窒息的物种鼓起勇
气。

于是——
岩浆在地幔里呼啸，
银杉在苍穹下崛起，
鲸在冰窖里繁衍，
雁在雪原上栖息。
更有我们的祖先，
把人类文明珍藏在山洞里。

多少世纪过去了，
万物的延续多么神异。
石在，
火种确难以扑灭！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
人类的进化
经历了多么艰难的步履；
哲学家启迪我们，
历史的发展
绝不会依循上帝的旨意！

忆唐山大地震

那是一次怎样的劫难——
天崩地塌要湮灭千年文明。
一阵巨响，
震翻了多少铁路、公园、大
厦？
驱散了多少爱情、骨肉、人
家？
毁没了多少寺院、书斋、古
塔？
奴隶的汗，纤夫的血，
就这样白白抛洒？

动荡的大地覆不了人寰，
九州裂，压不垮女娲！
看今日唐山通衢纵横，

七色石化为连天彩霞——
喇叭唱，灯儿绿，一片喧哗。
地震仪上一次骇人的记录，
映托出一个崛起的中华。

观元宵黄龙舞有感

何须从化石资料中寻找你的
祖先，
何须从出土古帛中研究你的
形象，
龙啊——华夏宏伟的图腾，
今天舞动在家家户户的院落
厅堂。

盘古氏开天辟地的闪光中，
跃出你腾飞的身躯。
横空出世，穿过元谋人的洞
穴，
掠过龙骨山前的石砾。
目睹奴隶的尸骨你泪涌成
雨，
耳闻带枷的呻吟你呼啸成
风。
呼风唤雨你何曾是显示威

力，
分明是在黑暗中寻求世纪的
窗棂。

长城是你的形象，
黄河是你的形象，
长江是你的形象。
长长的身躯带着古老的斑
斓，
星河般的霓虹灯把你映得更
加辉煌。
如今你真该跳跃啊舞蹈啊扭
摆啊，
家家门前都久仰你降临的吉
祥。

一棵小树的诉说

我从路边走过，
忽听什么泣噉。
屏息静听片刻，
原是小树一棵。
它洒一地泪珠，
似有无限忧愁。